

随笔

# 寻访沙家浜

■刘 伟



秋末冬初,乍寒还暖,江南水乡沙家浜依然是人流如梭,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春天般的气息。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同追忆新四军抗战的历史,寻找现代京剧《沙家浜》所演绎的曲折动人的革命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出现代京剧《沙家浜》红遍了中国大地,塞北江南、边疆山寨,处处都能听到或看到不同版本的《沙家浜》,人们对《沙家浜》中的细节耳熟能详,尤其是剧中的主要唱段,当时人们基本上都会哼上几句。如今,时光已逝五十载,而《沙家浜》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时闪现。前些日子,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沙家浜》经多家电视台播出后,又把“沙家浜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作为“红色旅游景区”,江苏常熟的沙家浜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一个初冬的周末,我终于如愿以偿。沙家浜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明媚秀丽的阳澄湖畔经典场景和特色文化,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沙家浜革命纪念馆内,剧中原型群体展现,光彩照人。一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一件件破旧的革命文物,一篇篇闪光的激扬文字,记载着一个个英雄人物的不朽功绩。尤其是现代化

多媒体景箱、场景复原、影像资料播映等手段的运用,使展览大厅动与静结合,平面与立体结合,艺术与史料结合,吸引了前来参观的所有观众。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对面,建有一个占地一万三千多平方米的瞻仰广场,以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人物形象为主创作的大型主雕,屹立于广场中央,生动地揭示了军民鱼水情深的主题。象征新四军伤病员的十八根柱雕,以形态各异的块面造型和强烈的肌理效果对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新四军战士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两组锻铜浮雕,更以细腻生动的构图和丰满的人物造型,再现了军民共同抗战的感人场面。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沙家浜》中的主人公郭建光面对瑰丽的江南景色和美好的革命根据地,心潮澎湃,豪情奔放,畅抒了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情怀。随着景区音响内播放的京剧唱段,我们一行人也学着郭建光的模样,亦步亦趋地迈向沙家浜中的红石村,这里就是《沙家浜》剧本的文学创作发源地和影视拍摄基地。

红石村集江南水乡特色建筑之大成,真

实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水乡的小村风貌。村前宽阔的水面,渔翁垂钓,橹声欸呀,苇叶葱葱,一派水乡恬静的景象;村后,新篁、荷塘、小溪连成一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农家景象。历经沧桑的横泾老街古朴典雅,刚刚播出的电视剧《沙家浜》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街上设有沙家浜资料馆、古船馆、农俗馆、水乡农具馆,酣畅淋漓地再现了沙家浜的风土民情。阿庆嫂的“春来茶馆”坐落其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八方……”,游客们倚窗落座,一边品茗,一边欣赏戏台上表演的京剧《沙家浜》片段,别有一番情趣。茶余饭后,我还顺便来到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司令部”和刁德一的“刁家大院”转悠了一圈。这里没有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热闹,没有人在这儿常停,多是看一眼就走了,和我一同参观的几位同行,都不愿意到反面人物的住地光顾,只有我硬着头皮,非要看看胡司令和老刁的老窝是什么样子,不然就觉得是顾此失彼了。

与之毗邻的是水生植物观赏区,水榭、栈桥把游客们引向了湖中小岛。碧波之上,万绿丛中,垂钓俱乐部“双莲杆”和三百米的垂钓岸线静卧其间,远观芦苇,近看粉莲,怡然品茗,悠然垂钓,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芦苇活动区是整个景区的核心,分成水上和陆地芦苇迷宫两大区域,纵横交错的河港和茂密的芦苇,构成辽阔、狭长、幽深、曲折等多种形态的芦荡空间,形成一个个迷宫,深入其中,神秘莫测,此时,游客们既能追寻阳澄湖的独特风光,又可体现当年新四军转战芦苇荡的真实情景。农家园是芦苇活动区的一个亮点,水车、牛车、风车、农船和船坊尽现农家生活的快乐。踩水车、竹林嬉戏,尽享农家生活之趣。竹林幽径、阡陌苇香、柳堤闻浪、隐湖问渔、双莲水暖等,一个个水上休闲景点,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乐此不疲。

沙家浜的景美,沙家浜风景区打造的大型实景演出更美。在芦苇剧场和横泾剧场表演的《芦荡烽火》、《让子弹飞》等,场面宏大,惊心动魄,运用现代科技特殊手段,演绎出发生在沙家浜历史上的经典故事,谱写了军民共同抗战的新篇章。离开沙家浜,我的心绪仍停留在《芦荡烽火》等剧情之中,眼前不时闪现出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

## 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想起爹

■蒋建伟

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想起爹  
想起另一个被突然叫醒的夜晚  
爹把一张火车票和一个苹果  
胡乱塞进我的小被窝

爹说 它们都太凉了  
爹说 你把它们都暖热了  
我儿子就梦见北京了

北京果然从凉变热  
我变成了爹的影子  
爹 38 小时前在天安门广场上买苹果  
爹 36 小时前捏着火车票挤在人海中  
爹 8 小时前像孙子一样  
蜷睡在绿皮车厢的走道  
爹饿了一天半  
倒了四五趟车  
爹不再是爹了

爹还说 看见北京天安门 就不饿了  
看见火车站馒头似的大钟表 就不饿了

我知道 上世纪 80 年代的北京火车站  
像爹一样不饿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都像第二天回村的爹那样兴奋  
比画着北京的大,自己的小  
小到谁也看不见谁

我记不清爹还说了什么  
一上午的伟大感和手舞足蹈  
都形容不了爹窝窝里  
一眨眼就想要掉下去的  
小小的  
热东西

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想起爹  
那张白色的硬壳的票 北京至漯河  
835 公里的饿  
爹这一路却要假装不饿  
想起爹后来到处跟人吹牛皮  
就再也睡不着了

像爹这样活法的人没有几个  
当爹不易啊

当我有一天 变成了别人的爹  
看见他小小的样子  
想起爹小小的样子  
面朝台灯 一通傻笑  
看见北京的爹 挨饿的爹  
窝窝囊囊的爹 装孙子的爹  
总有一点点火焰 跳在  
我的心尖尖上

我的身体内也奔跑着一列火车  
这火车 跑进了北京城  
从北京西客站到我北漂的起点  
从 2004 年正月初九到 2014 年的今天  
我看了北京整整 10 年  
终于变成了那个不怕饿的爹  
爹,爹,爹……我睡不着  
爹,我想您——  
我这个河南人为什么这么难

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想起爹  
我的稿纸上正下着另一场大雨  
多想跟爹坐一坐那趟火车啊  
爹高高壮壮的 我小小的  
从北京的火车站一路南下  
找到河南农村的那一个家  
找到我们活下去的理由

大雨滂沱中的每一滴  
都是小小的  
热热的  
就像爹爱着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那天的人海把小小的爹淹没  
就像北京爱着我们

爹,我睡不着  
爹,你知道吗

小小说

## 小楠

■红 珂

小楠爹是山里的木匠,一手绝活儿。因他独喜楠木,唤女小楠。

小楠是春风阳光里的小花树,精神又好看。爹不舍嫁女,便收喜爱的徒弟小山进家。小夫妻结婚不久,山外一家家具厂厂长找来,高薪聘请他们师徒。翁婿俩对对眼珠子,相互点个头,留下小楠出山去。

以前,爹挑水,小山挑水;爹砍柴,小山砍柴;爹挖地,小山挖地,小楠只是择择菜烧烧饭,轻来轻去,自在得像天上的白云。可现在,她挑水砍柴还挖地,便觉日子跌进黄连里。她每天都心说:“爹,小山,快回来。”砍着柴砍着柴,手累了,心闷了,干脆扔下刀,对着山谷扯嗓子:“爹,小山,快回来——”有时喊两遍,有时四遍,有时八遍十遍。

爹和小山没有听到,没有动静。半年没听到,一年没听到,两年头上的一天,有个男人听到了。男人在山下割胶,割得孤独,割得苦闷,就往山上走,正巧听到小楠喊。喊声很响很亮,像珠子跌进银盘里;喊声还很香很甜,像鲜花落在心窝里。男人心一下子活泛起来,男人脚也马上快捷起来。他循着喊声去,见个身子很倩的女人正站在一块石头上喊。石下一堆柴,柴上一把刀。她是砍柴累了,才喊人的;她还觉得委屈,才喊人的。可是,她喊谁?仔细一听,是爹和小山。

男人还没当爹的资格,也不叫小山,但很羡慕小山有女人喊,更羡慕人家当爹。男人连女朋友也没有,他喜欢的女子跟人跑

了。他是在城里读高中时喜欢上女子的,女子大方文静,爱对他笑,他就心儿荡漾。可后来她考上大学,就转脸去对别人笑了。他心里苦涩,觉得女子孀种,不想再看见她,甚至不想再看见女人,就独自进山割胶。开头很带劲儿,可越来心里越寡淡。终于认识到,一个男人周围没有女人,确切地说,总也看不到女人,就像行走在干枯的沙漠里,生活没有色彩,生命没有活力,就连大地都是乌石做的,就连天空都是乌石做的,看哪儿都压得慌。他觉得,若有女人喊他回家,离得再远,他也听得到;若有女人喊他回家,哪怕脱三层皮,也义无反顾。他想,小山也会听得到,小山马上就回了。他暗自感叹,他要是小山多好!可他不是,只好落寞地转身下山。

第二天,鬼使神差,他割完胶,又往山上去。还仿佛受到召唤,箭步如飞。果然听到她的喊声。还是喊爹和小山,还是让他们快回来。不过,又加了新词:“小楠想你们——”原来女人叫小楠。他朝小楠走,来到她身边:“你爹和小山出去了?”

小楠看看男人,点点头。

“出去好久了?”

小楠开始抽抽搭搭。男人心痛地想,那个爹和小山真不是东西,怎能让人想得哭?心痛地说声“别哭了吧”,拾起刀用力砍柴。小楠再看看男人,大声地哭。小楠好不容易止住哭时,男人砍了一大堆柴。男人笑一笑,

麻溜儿捆起柴背上说:“回家吧。”

小楠前面走,男人心潮起伏地后面跟,看着小花树一摇一摇,心儿开朵大红花。到家,小楠帮男人把柴放下。男人看看院子,看看房间,动手收拾。房间清爽了,院子清爽了,小楠的心也清爽了。小楠给男人倒碗白开水,倒些蜂蜜在里面,再倒些蜂蜜在里面。

蜜是特地买给爹和小山的。

男人辞离胶厂,来陪小楠。男人挑水,男人砍柴,男人挖地。小楠只是择择菜烧烧饭,轻来轻去,自在得像天上的白云。男人还教小楠写山外的字唱山外的歌,小楠每天写得脸儿红扑扑的,唱得脸儿红扑扑的,更加精神好看。又一年,爹和小山回。小楠看看爹看看小山,觉得他们人清爽得多,举止也秀气得多。小楠想,山外真好,字好歌好,人去几年也能好。但小楠鼻子一酸,闷闷地问:“怎么才回?”爹说:“我天天听见你喊哩,可请假扣钱呀。”

小山跟着说:“我也天天听见你喊哩。我还天天梦见你哩。”

爹问:“小楠,他俩你留谁?”

俩男人都眼巴巴看着小楠。

小楠一咬嘴唇,说:“我去走走。谁都别跟来。”

小楠再没回。一老两少寻山,见山口立石上工工整整的白灰字:你们留吧,小楠出山了。